

CCTV10

百家讲坛
LECTURE ROOM

易中天 著



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土族政权”。他们与土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因为坚持，蜀汉先亡。因为放弃，曹魏也亡。因为妥协，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土族地主阶级政权。

YIZHONGTI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三国

下



節三困

下

y i z h o n g t i a n p i n s a n c h u o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三国.下/易中天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321-3162-4

I.品… II.易… III.①《三国演义》评论②中国-古代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I207.413 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933 号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赵南荣
封面插图: 戴敦邦
封面设计: 周艳梅
责任校订: 唐让之
印制主管: 居致琪

品三国
下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 17.5 插页 2 字数 256,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0,000 册

ISBN 978-7-5321-3162-4/I · 2406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178575

本书作者常年法律顾问: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涂崇禹律师

目 录

第三部 三 国 鼎 立

第二十五集	半途而废	3
第二十六集	得寸进尺	11
第二十七集	进退失据	21
第二十八集	借刀杀人	31
第二十九集	命案真相	41
第三十集	夺嫡之争	51
第三十一集	乘虚而入	61
第三十二集	蜜月阴谋	71
第三十三集	白衣渡江	81
第三十四集	败走麦城	91
第三十五集	猊亭遗恨	101
第三十六集	永安托孤	111

第四部 重 归 一 统

第三十七集	非常君臣	123
第三十八集	难容水火	133
第三十九集	痛失臂膀	143
第四十集	祸起萧墙	153
第四十一集	以攻为守	163
第四十二集	无力回天	173
第四十三集	风云际会	183
第四十四集	坐断东南	193
第四十五集	情天恨海	203

第四十六集 冷暖人生·····	213
第四十七集 逆流而上·····	223
第四十八集 殊途同归·····	233
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	243
后记·····	275

第三部

三 国 鼎 立

第二十五集 半途而废

赤壁之战对于曹操是当头一棒，从此他的势力不再到达南方。但曹操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绝非自吹自擂。赤壁战败，只不过把他从飘飘然的骄傲情绪中拉回现实，该做的事情他还会做，而且会更加抓紧时间。那么，赤壁之战后，曹操做了些什么呢？

赤壁之战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这三件事，成败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事情做到底，或者穷寇不追，或者无功而返，或者得而复失，可谓“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先说第一件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决定西征马超和韩遂。这是赤壁之战后曹操第一次大规模用兵。按理说，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整顿和积蓄后，曹操应该再次挥师南下，征讨孙权和刘备，以除心腹之患，以雪赤壁之恨，为什么要西征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传》讲了三个原因。第一，孙刘联盟已成气候，一时半会瓦解不了；第二，马超、韩遂拥兵中原，迟早必除；第三，孙权有同马、韩联合的倾向，只是因为周瑜病逝才没能实施。据《三国志·周瑜传》，周瑜提出夺蜀（刘璋）、并张（张鲁）、联马（马超）的建议，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十二月。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曹操为什么会在建安十六年一开春，就准备对马超和韩遂动手了。

但讨伐马超、韩遂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是曹操表荐的朝廷命官，又并无谋反迹象。莫名其妙地骤然征讨他们，师出无名，说不过去。于

是曹操就使用了一个阴谋诡计。据《三国志·武帝纪》，这年三月，曹操命司隶校尉钟繇（音由 yóu）西征张鲁，命征西护军夏侯渊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我们知道，当时马超、韩遂的主要兵力在关中，张鲁的主要兵力在汉中。攻击张鲁，必经马超、韩遂的防地。所以此令一出，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治书侍御史卫觊、仓曹属高柔）。他们认为，马超、韩遂之流，都是些胸无大志的武夫，不过苟安一时而已。张鲁远在深山，道路不通。朝廷劳师远征，只怕张鲁没灭掉，反倒惊动了马超、韩遂，那就麻烦了。曹操听了这些意见，肚子里好笑，因为他要的就是逼反马、韩。

不过这事《三国志·卫觊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另有说法。《魏书》说出这主意的人是钟繇，原因是他认为马超、韩遂这些人“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应该借口讨伐张鲁来强迫马超等送人质（胁取质任）。曹操让荀彧去问卫觊（音季 jì），卫觊反对。但曹操认为既然是钟繇“自典其任”，那就随他好了。结果关西果然大叛，曹操只好亲自带兵前去平叛，死了几万人才平息下来，于是曹操“悔不从觊议”。

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但我以为，以曹操之善用权谋，怕不会是轻信了钟繇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就认为所谓“明讨张鲁，暗伐马、韩”，乃是曹操的主意，而且是“伐虢取虞”之计，目的是逼反马超、韩遂，再发兵讨伐（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这个我们也就不讨论了。反正钟繇的军队一动，马超、韩遂等关西十部，果然全都反了。他们合众十万，屯据潼关，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

这下子曹操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他们了。当年七月，曹操在做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之后，以五十七岁的高龄，不辞鞍马之劳，亲临前线。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有人提醒曹操，说关西兵惯用长矛，厉害得很，要注意呢！曹操却轻松地说，无碍！战争的主动权在我不在贼。他们的长矛虽然厉害，我却可以让他刺杀不了，诸位就好好看吧！

事实上战争并不像曹操所说的那么轻松。当年闰八月，曹操北渡黄河的时候就差一点阵亡。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和《资治通鉴》，当时曹操让兵众先过黄河，自己带精兵百余人南岸断后。刚要渡河，这时马超率领步兵骑兵万余人杀了过来，曹操却

“犹据胡床不动”。许褚、张郃等人见事不妙，急扶曹操上船。河流湍急，船在北渡时却向东漂流了四五里，马超等一路追射，“矢下如雨”。将士们不知曹操在哪里，人人恐惧。等到曹操过河相见，大家悲喜交加，涕泪纵横。曹操却哈哈大笑说，今天差点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

不过到了九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曹操的军队全部渡过了渭水，马超等人已毫无章法可言。据《三国志·贾诩传》，当时马超等人提出割地求和，并表示愿意送子弟为人质。曹操征求贾诩的意见，贾诩说可以假装答应（伪许之）。曹操又问假装答应以后怎么办，贾诩说“离之而已”。曹操马上就明白了——用离间计。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背景，就是马超、韩遂这支叛军，虽然号称十路人马，十万大军，其实不过乌合之众。主帅之间，也离心离德。马超是马腾的儿子，马腾和韩遂则关系复杂。他们原本是老朋友，继而又反目为仇。后来经曹操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入朝廷，马超才又和韩遂合伙。这就有空子可钻，有文章可做。正好，韩遂提出要 and 曹操见面，曹操便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据《三国志·武帝纪》，当时曹操和韩遂从各自军营打马出列，走到中间地带，亲亲热热地谈了多时（交马语移时）。谈什么呢？据说是“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这并不奇怪。曹操和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和韩遂则是“同时侪辈”，叙旧也很正常。而且，说到会心处，还“拊手欢笑”。等到韩遂回去后，马超问他曹操都说了什么时，韩遂的回答便是“无所言也”。当然“无所言也”，因为本来就没说什么。但马超等人是不会相信的。这么多时间谈笑风生，众目睽睽，有目共睹，怎么会“无所言也”？

马超起了疑心以后，曹操又再做文章。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以及《三国志·许褚传》、《三国志·马超传》，第三天，曹操又和韩遂见了面。不过，这次有马超在场，曹操的态度也和上次不一样。他在现场设了“木行马”，作为屏障，又让许褚横刀立马跟在后面，明显表示出对马超的不信任。事实证明曹操的警惕是对的，因为马超在这次见面时确有袭击曹操的意图，只是因为害怕许褚才不敢动手。

这次会面还有一件可圈可点之事。当曹操从从容容地来到阵前时，韩遂、马超的属将都在马上向曹操拱手行礼。战士们则争前恐后来看曹操，挤成一团。曹操便笑着说，大家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他

也是个普通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个嘴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就是。韩遂、马超的部下听曹操这么说,前前后后一看,才发现曹操已“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阵),精光耀日”,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斗志既丧,战斗力就打折扣了。

有了这些铺垫,曹操就又使了一计。他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圈点点,好像是韩遂改过的。曹操这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作耀先生指出的这几点:一,曹操料定马超必看;二,内容必定闪烁其词,歧义甚多;三,一看就像是收信人改过的。结果,马超果然看到了,而且果然起疑,不再相信韩遂。

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怕的就是主帅不和。韩遂、马超互相猜忌,军心不稳,这个仗就打不赢了。曹操抓住时机,一仗就打得韩遂、马超败走凉州。胜利之后,曹操留夏侯渊守长安,自己则于次年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回到了邺城。后来,韩遂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也就是曹操征张鲁的那一年,被西平、金城诸将所杀;马超则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也就是刘备攻刘璋的那一年投奔了刘备。

现在说第二件事——征孙权。

曹操破韩、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关中既平,征讨孙权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备战期间,曹操曾让阮瑀捉刀代笔,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而且开出条件:一,如果能够“内取子布,外击刘备”,那么,江东之任永远归你,还要加官晋爵。二,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杀刘备也行。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为了抗击曹操,早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曹操征讨韩遂、马超的那一年,他就采纳长史张纡(音红hóng)的建议,将治所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移到了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并改名建业。又采纳吕蒙的建议,在濡须口(濡音如rú,濡须在今安徽省无为县)建立了军港。孙权态度如此,决战在所难免。

于是,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率领大军,号称四十万,征讨孙权,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挺进濡须口。现在看来,曹操对这场战争的天时地利是估计不足的,因此刚一交战就陷于被动,两军处于相持胶着状态。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当时孙权屡屡向曹军挑战,曹操却“坚守不出”。于是孙权便亲自乘了一条轻船(估计应该有一个船队),从濡须口驶入曹军水寨前。曹操一

看,就知道是孙权来了,是孙权要亲自来看看曹军的阵势(欲身见吾军部伍也),便下令各军严加戒备,箭弩“不得妄发”。孙权的船队“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在曹营前大约走了五六里路,才返回。回去的时候还转了个圈,对着曹军击鼓奏乐,“鼓吹”了一番。所有这些,曹操都看在眼里,不由得喟然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不过《魏略》却另有说法,说当时孙权来看曹营的时候,乘的不是轻船,是大船。曹操也没有说“弓弩不得妄发”,而是下令射箭。结果万箭齐发,都射在孙权的船上,船就向一边倾斜。于是孙权下令掉头,让船的另一面也受箭,使“箭均船平”,孙权也就回去了。这事后来被罗贯中移花接木,变成了赤壁之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其实“草船借箭”在技术上并不可能,孙权此举也不是“借箭”,这里且不说它。

这两件事,裴松之是并列地注在《吴主传》的。这事不可能发生两次,而学者多以《吴历》所说为是。这个我们也搞不清。何况不管哪种说法是实,孙权的英雄气概都跃然纸上。当然,《吴历》所说,更有审美价值。想想看,孙权在轻船上看曹操,曹操在军营里看孙权,那是一种何等让人心仪的场面。它甚至让我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当然,战争不是艺术不是诗。孙权此行如果装饰了曹操的梦,只怕也是噩梦。

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孙权回去后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用另一张纸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很是感叹了一番。的确,春雨绵绵,洪水将至,很不利于北方将士作战。“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也是实话。曹操点点头,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下令撤军,于当年四月回到邺城。当然,后来曹操和孙权还有过几次战争,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先说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伐张鲁,就比较简单了。

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率兵征讨张鲁的。这年曹操已六十一岁,却还是亲自出征,奔赴疆场。七月,曹军来到阳平关(今陕西省勉县西)。张鲁听说,准备投降,但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结

果就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有戏剧性。据说,当时曹操发现阳平关并不像线人报告的那样好打,就下令撤军,撤走后又杀了个回马枪,打得张卫落花流水,张鲁也跑到巴中去了。这事史料记载诸说不一。《三国志·武帝纪》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刘晔传》说是刘晔的建议,《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和《世语》则说是事出偶然。《魏名臣奏》载董昭的表文说,当时本欲撤军,但前头的部队迷了路,误入张卫军营。张卫军以为是曹军夜袭,吓得一哄而散。曹操得到消息,就因势利导,下令将撤退改为进攻。《世语》则说撞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军,而是数千头麋鹿。曹操的部将高祚等人又鸣鼓吹号集合部队。张卫以为大军来了,一害怕,就投降了。总之,曹操征张鲁,初期十分艰难,告捷却非常迅速。所以王粲赋诗歌颂说:“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但我认为,曹操这次得胜,与其说是因为他“神且武”,不如说是因为张鲁集团已经没有了斗志。

张鲁集团一战即溃,张鲁本人也于当年十一月投降,并受到曹操的优待。张鲁投降,汉中就是曹操的了。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和门户。拿下了汉中,就可以对蜀郡下手。所以,刚刚拿下蜀郡、正在为争夺荆州而战的刘备非常紧张,成都方面也十分恐慌。据《三国志·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准确地说是刘备留在成都的守将)不停地杀人也不能安定(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在这种情况下,乘胜前进,乘势入蜀,荡平益州,消灭刘备,应该说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曹操的两位主簿(参与机要的高级幕僚)刘晔和司马懿,便都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力主实施。他们的建议,分别记载在《三国志·刘晔传》和《晋书·宣帝纪》。刘晔说,明公拿下汉中后,蜀人闻风丧胆。只要一鼓作气推向前进,蜀郡就可“传檄而定”。现在,蜀郡在刘备的手里。刘备这人是英雄,可惜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得蜀又不久,威望还不高。以明公之神武,我军之气盛,此时入蜀,则“无不克也”。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刘备喘过气来,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文有诸葛亮为相,明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为将,勇冠三军。诸葛亮能安定蜀民,关羽、张飞能据守险要。国险而民附,搞不掂了!

司马懿也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因为这时刘备和孙权两家,正在

为争夺荆州而陈兵相向。这就为曹操留下了乘隙而入的好机会。所以司马懿说,刘备靠着巧取豪夺灭了刘璋,蜀人还没有归顺又去攻江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他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也就是说,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你不能硬来。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也不能坐失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是不会两次惠顾同一个人的。

这些话都很有道理,但曹操没有采纳。据《晋书·宣帝纪》,曹操只是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这是反用典故,原话是汉光武帝刘秀对大将军岑彭说的。据《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跟随刘秀破天水,围西城,胜利在望。不久,刘秀东归,致书岑彭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岑彭理解了刘秀的意图,平陇之后即入蜀,灭了公孙述。显然,刘秀的意思是:人,总是不知足的,得了陇,就肯定望蜀。曹操的意思却是反过来:人,不能不知足,得了陇,就不要再望蜀了吧!

曹操一撤退,刘备就牛了起来。本来,刘备是很紧张的。据《三国志·先主传》,当刘备听说“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后,便立即与孙权讲和,两家平分了荆州(这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又立即派大将黄权带兵去接张鲁,可惜晚了一步,张鲁已投降。但是,曹操的撤军决策却给了刘备可乘之机,刘备集团对汉中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末,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人屯兵下辩(今甘肃省成县西),次年亲率诸将进军,开始了对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力主进军夺取汉中的,是刘备的二号谋臣法正。为什么说法正是二号谋臣?根据在《三国志·先主传》。传云:建安十九年,刘备得蜀,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看来,这时总理军政要务的是诸葛亮,南征北战的主要是关羽、张飞、马超,出谋划策的主要是法正。

据《三国志·法正传》,曹操撤退以后,法正就去找刘备,说“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结果“先主善其策”,亲征汉中,法正随行,诸葛亮留守成都。刘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当然的。我们知道,刘备这辈子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曹操。曹操的部将他是不怕的。何况镇守汉中的夏侯渊,还是个有勇无谋不会用兵的“白地将军”(没能耐的将领)。而且刘备也很清楚,只有拿下汉中,形势才会根本扭转,他也才

能真正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这个仗,他是非打不可的。

但是战争一开始并不顺利,刘备在阳平关遭遇了曹操诸将的顽强抵抗。于是刘备发现,即便曹操不在,他的部队也不好对付,便急忙给时为军师将军的诸葛亮写信,让他尽快发兵增援。然而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入蜀不久,或者因为做事谨慎,诸葛亮有些迟疑。据《三国志·杨洪传》,刘备“急书发兵”,诸葛亮便拿着信去问蜀臣杨洪。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果没了汉中,也就没有蜀了(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失去汉中是家门口的祸事呀(此家门之祸也)!这个时候,男人就该上战场(男子当战),女人就该搞后勤(女子当运)。军师你赶快发兵吧,还犹豫什么呢(发兵何疑)?

杨洪这话说到了根本——“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这也正是曹、刘双方的不同之处:曹操可以得陇不复望蜀,刘备却是不得陇则不能保蜀。一个志在必得,一个能守则守,战争的胜败几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事实上,在这两年当中,刘备一方一直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且还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在定军山斩杀了曹军主帅夏侯渊。因此,等到当年三月曹操本人再次亲临汉中时,局势已无法挽回。曹操审时度势,一声长叹,出夜间口令为“鸡肋”,然后大步后退,撤回长安,汉中从此姓刘,刘备也在当年七月自称汉中王。当然,曹操不会将整个天下拱手相让。善于用兵的他,把防线建在了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陈仓。这个决策有效地遏制了刘备前进的势头。刘备、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没能越过这条防线。

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结果,是连已经得到的陇右也不能保全。他永远地失去了谋蜀的可能,一统天下的理想从此彻底化为乌有。因此,我们就很想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法正的说法也许有道理。当初,法正劝刘备攻击汉中的时候,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到了这个问题。法正说,曹操一举而降服张鲁,平定汉中,不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拿下巴、蜀,反倒匆匆忙忙退了回去,这不是他考虑不周,兵力不足(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一定是他内部出了问题,是他感觉受到了威胁。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曹操又怎么应对呢?

请看下集:得寸进尺。

第二十六集 得寸进尺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时间都不超过一年。曹操甚至宁肯半途而废，也要返回邺城。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每次都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究竟是要做什么？是什么事情他一直在牵挂着呢？

上一集我们讲到，法正指出，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继续前进拿下巴、蜀，反倒“身遽北还”，一定是因为“内有忧逼”。这是有道理的。曹操的大后方，一直不太稳定，这是他和孙权、刘备不同的地方。孙权的情况最好。他那个东吴政权，基本上都是自己人。不是孙坚、孙策留下的老臣，如程普、黄盖、张昭、周瑜，就是他自己网罗、发现、提拔、培养的，如鲁肃、甘宁、吕蒙、陆逊。刘备的情况复杂一点。他得到益州以后，蜀汉政权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他从荆州带来的，包括诸葛亮，也包括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关羽、张飞，无妨称之为“荆州集团”。一部分是刘焉入川时带去的，无妨称之为“东州集团”。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的，无妨称之为“益州集团”。这三个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后来蜀汉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不过，刘备入蜀之前，并无此矛盾。入蜀之后，也还没有尖锐到刘备镇不住的程度。

曹操就不一样了。曹操不像刘备、孙权那样自立门户，而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挟天子而令诸侯”。这样一来，他的“大后方”也往往同时是他的“大前方”，因为朝廷里并不都是他的人。相反，觊觎、嫉妒、反感、仇恨，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赤壁之战前，曹操所向披靡，战果辉煌，反对派一般不敢公开非议。而且，赤壁之战前曹

操对皇帝、对百官的态度可能还相对比较谦和，野心也不那么明显，一些心存汉室的人对他还抱有希望，也表示支持。赤壁之战后就不同了。曹操的功劳没有以前多，野心倒比以前大。这就引起不满。朝廷内部，一方面，正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所云，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趁机取而代之（操以赤壁之败，威望顿损，中国之人或欲因其败而图之）；另一方面，也开始有人对曹操是忠是奸产生警惕和怀疑。这些人以前不多，或者不公开，赤壁之战后就多起来了，甚至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对此，曹操心里非常清楚。因此，他在赤壁之战后，征讨马超、韩遂前，也就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发布了一道教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也叫《述志令》，我们在第二集《奸雄之谜》已经讲过。这事的起因，是汉献帝给曹操增加了封地。我们知道，曹操把献帝迎奉到许县后，就被封为武平侯。武平是一个大县，食一万户。所以，武平侯是县侯，也是万户侯。这个等级已经很高了，比他的祖父和父亲高了两级。曹腾和曹嵩的封爵是亭侯（费亭侯），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才是县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他们都还在，曹操便已是县侯，地位是很高的。

十五年光阴过去，此刻的曹操，已不是一个万户侯就可以满足的了。但是，县侯已是最高规格，再封就是公爵和王爵。这是不可以的，至少暂时不行。于是，傀儡皇帝就给曹操增加封地，增封阳夏（音甲jiǎ，今河南省太康县）、柘（音蔗zhè，今河南省柘城县）、苦（音户hù，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三县二万户。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是要辞让增封的这三县二万户。

这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也是他沽名钓誉的惯用伎俩。事情很简单，如果不是演戏，做秀，那就该真让。然而实际上怎么样呢？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增封曹操的三县二万户倒是收回了，他的三个儿子却在几天后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均食邑五千户。平原在青州平原郡，范阳在幽州涿郡，饶阳在冀州安平国。表面上看，曹操少了五千户，换来的却是三个县侯，而且一个州一个，封地都是战略要冲，你说曹操是赔了还是赚了？

再说了，曹操的目的如果真是让封，或者只是让封，那就应该给皇